

[奥] 托马斯·布热齐纳



(第四部)

谁来救救这可爱的动物园?



小狗邦德侦探系列

第四部



谁来救救这可爱的动物园？

[奥] 托马斯·布热齐纳 著

[德] 玛格达莱妮·汉克-巴斯费尔德 图

王德峰 译

中 华 书 局

Wer rettet den Streichelzoo by Thomas Brezina

© 1996 published by C. Bertelsmann Jugendbuch Verlag, München

within the Verlagsgruppe Random House GmbH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谁来救救这可爱的动物园?/[奥]布热齐纳著;[德]汉克-巴斯费尔德绘;王德峰译.—北京:中华书局,2003

(小狗邦德侦探系列)

ISBN 7-101-03792-5

I. 谁… II. ①布… ②汉… ③王… III. 儿童文学-侦探小说-德国-现代 IV. I516.8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016990 号

-
- | | |
|-------|---|
| 丛 书 名 | 小狗邦德侦探系列 |
| 书 名 | 谁来救救这可爱的动物园? |
| 著 者 | [奥] 托马斯·布热齐纳(Thomas Brezina)
www.thomasbrezina.com |
| 绘 者 | [德] 玛格达莱妮·汉克-巴斯费尔德
(Magdalene Hanke-Basfeld) |
| 译 者 | 王德峰 |
| 责任编辑 | 申作宏 |
| 出版发行 | 中华书局
(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) |
| 印 刷 | 北京未来科学技术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印刷厂 |
| 版 次 | 2003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
2003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|
| 规 格 | 787×1092 毫米 1/32
印张 4¼ 字数 70 千字 |
| 印 数 | 1—10000 册 |
| 国际书号 | ISBN 7-101-03792-5/Z·461 |
| 定 价 | 8.00 元 |
-



我们和齐特巴特寄宿学校



卢克斯

他特别喜爱船只，所以大家都叫他“船长”。实际上，他的名字叫路德维希，跟大作曲家贝多芬同姓。他善于把蚊子说成马蜂，把蚂蚁说成大象。不管是什么时候，不管在什么地方，总是把问题想得过分严重。

巴斯蒂安

我的座右铭是：从容不迫，镇定自若。我的爱好是喜欢给别人起外号。谁要是想见识一下什么叫乱七八糟，那他到我的房间来看一眼就明白了。



我们的小狗
就藏在这儿。

这是卢克斯和
巴斯蒂安的房间。

莉娜住在这里。

这儿是遛狗“电梯”。

莉 娜

她非常有条理，非常喜爱动物。为了保护动物，她可以不惜个人的一切。她从不吃肉。喜爱体育运动。在这方面，她绝对是出人头地。

让我介绍——拜罗·邦德：



年龄：正当年。

爱吃的食品：鱼和臭奶酪。奶酪越臭越好。

特征：系红色围巾，戴着一个小狗牌，上面写着：零-零-乌夫。

令它发疯的事情：猫粮，千万不要让它看到盛食物的罐头盒。因为实际上它吃的是猫粮罐头，罐头盒上画着一只猫。

令它高兴得头得脑的事情：抚摩，挠它肚子。

技的：很多，比如——放臭屁，比臭鼬还厉害；一动不动地装死，装成毛绒玩具或平铺得像块小地毯。当然还远远不止这些……

零-零-乌夫的形体语言：



小心，危险！



快藏起来！



分头行动！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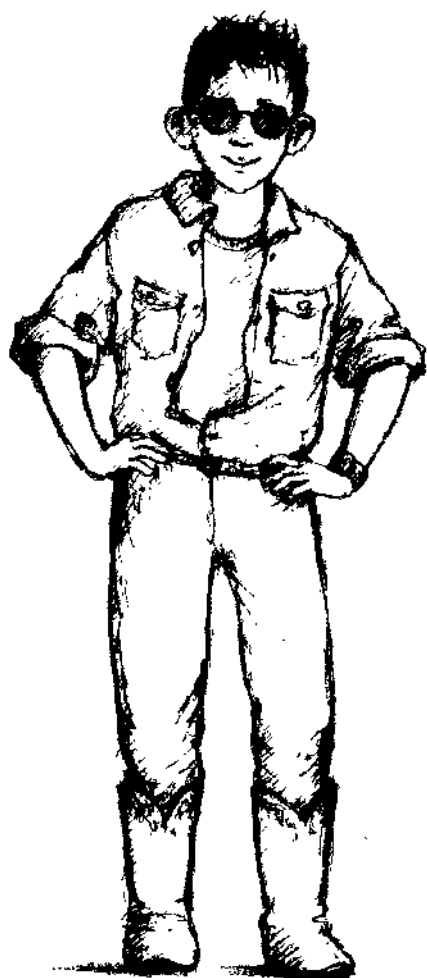
来跟我玩！



注意，有人跟踪！



仔细地看看这里！



我是巴斯蒂安。

目 录

- 1 接到电话时吓了一跳
- 7 赛狗
- 14 拜罗对布鲁图斯
- 22 几个残暴的家伙来了
- 29 把这些畜牲给我弄走!
- 36 到处是那个盯梢的人
- 41 丁丁当当的响声和钢琴课
- 47 拜罗·邦德在作曲
- 53 一个疑问
- 59 洗了个夜澡
- 68 下水道里传来的信息
- 75 交货
- 81 一个无家可归的人
- 88 特别不好的消息
- 97 你说的是真的吗?
- 106 一阵猛道
- 112 照片
- 121 差一点儿让它滑过去
- 133 动特知识测验



接到电话时吓了一跳

要是我现在给你们透露一些情况，请你们不要见笑，也不要外传，就你们知道也就行了。

了。

一位保护动物的侦探本来是不应该胆怯的。但事实是，我现在一听到电话铃响，就浑身吓得打哆嗦。

通常情况下，我是很冷静的，就像是北冰洋里的北极熊那样。但是，自从电话里传来的那个可怕的声音一直跟着我之后，我就再也冷静不下来了。

这种状况是从星期一起在齐特巴特寄宿学校里开始的。我同卢克斯同住一个房间。莉娜也是一名十分投入的保护动物的侦探，她住在我们楼上的那个房间里。

我们的神秘的小狗拜罗·邦德，被我们藏在顶楼的

一个房间里，这套房子原来是我们的生物老师“格鲁夫蒂”住的。这是我给他起的外号。因为这位善良的老师有时候身上发出一种难闻的味道，就好像是在墓穴里睡了一觉似的，因此我就给他起了个“Grufti”[Grufti（格鲁夫蒂）是德文，译成中文就是“墓穴、陵墓”的意思——译者注]这个诨号。我们的这位老师其实是一位非常讨人喜欢的老师，其正拥有着关于动物的丰富的知识。

当我们在寄宿学校底楼的大饭厅里吃早饭时，绝大多数情况是一片嘈杂声，乱哄哄的，就像一窝蜜蜂。所有的人都嚷个不停，围着一张长桌子旁这取麦片、麦粒、巧克力、小面包、黄油、果酱、牛奶、可可或咖啡，然后再端着这一大堆东西回到自己的座位上。

正当我把麦片、发粒、酸奶、可可、水果汁、果酱和用杏仁粉、花生瓣及咖啡一起做成的巧克力酱等混在一起，搅拌我最喜欢吃混合早点时，那位“扫帚棍”，也就是我们寄宿学校的校长齐特巴特夫人喊道：“巴斯蒂安，你的电话！”

我们校长的名字叫做胡伯塔·齐特巴特。因为她夫起路来总是挺着特子，直挺挺的，就像吞了把扫帚，因此就给她起了个“扫帚棍”的诨号。

我赶快跑到有个电话亭的夫厅里。那位“扫帚棍”校长让人拉了一条线，在大厅里安了个分机，学生都到

这里来接电话。我拿起了黑色的话筒。



吃早饭时，饭厅里乱成一窝蜂，人们去一张长桌子那里取面包、果酱、麦片、牛奶什么的。

“喂？”我说。

对方开始时没有回答。

“喂？”我又喊了一次。

这时，我听到有人在电话里喘着粗气，接着又响起了一阵“嗤嗤”的声音。

“喂，你是谁呀？”我有点不耐烦地喊道。我还想

到,会不会是我的父母从挪威打来的电话,因为比较远,所以有时候受到干扰,效果不好。

我都想把电话挂上算了,可正在这时候对方开始说话了。

“巴斯蒂安?”对方问,他的声音沙哑,就像干死的树枝刮风时彼此碰撞而发出的那种难听的声音。“你是巴斯蒂安吗?”对方又问。

我觉得我的耳朵在发烧,我开始冒汗了。与此同时,我身上起了鸡皮疙瘩。

“是的……”我的声音也沙哑了起来,甚至连别的话都说不出来了。

“你好好听着,我叫你做什么,你就老老实实在地按着我的要来去做!”那个令人害怕的声音很严肃地说,“要是你不按照我说的去做,那你就会遇到非常可怕的后果。你干什么,我都能看得清清楚楚。你说什么话,我也都能清楚地听到。你每走一步,都逃脱不了我的眼睛。”

“你……你……你这是什么意思?”我就像动画片里的小丑,说起话来结结巴巴。这个沙哑但却充满威胁的声音把我吓坏了,我的两条腿都在打颤。

“你手里有一样东西我想要。但是,我现在不告诉你是什么东西。只有当你把那样我想要的东西给我之

后,我才能从你的生活中消失。可是你如果不把那东西交出来,那你就休想摆脱我。我就会像你的影子一样,永远跟着你。这可是个危险的影子。你听懂了我的话没有?”

我费了很大的劲才挤出一个声音很小的“那好吧”来。

对方对我的回答表示满意。

“那好,明天我再给你打电话。我便是埃尔尼叔叔。不要告诉任何人说你有个叫埃尔尼的叔叔,连你的朋友卢克斯和莉娜都不能告诉。你如果告诉了他们,对你来说同样也会是十分危险的。”

我都答应他了。否则,我还有什么办法?

“就是说你不要干什么蠢事,否则的话,你会后悔的!”对方笑了,声音同样是沙哑的。但听得出来,他觉得自己是强大的,知道他已经把我置于他的控制之下了。

当我放下电话听筒时,我的两条腿软得像黄油。我耷拉着双肩,慢吞吞地走道了食堂。

莉娜立刻就看出表我的情绪有些不对头。

“你怎么了?谁把你的发胶给偷去了?”莉娜狡黠地问。

莉娜开了玩笑之后,我仍然没能恢复勇气。但要我跟莉娜和卢克斯说假话,对我来说也实在太不容易。

“是……我的埃尔尼叔叔他……他病了……,不是

他，是他的夫人，奥尔加婶子……我的我非常喜欢的婶子她病了……”我结结巴巴地说，“而他，埃尔尼叔叔给我打电话来，是为了让我能随时了解奥尔加婶子的病情……”我在骗他们。

莉娜和卢克斯指出，我这是在撒谎。

这一天里，我除了想那个可怕的声音之外，别的什么都没法想，怎么也排除不了那可怕的声音。难道说这位陌生人在同我开玩笑？还是他说这些话是十分认真的？他究竟想要我的什么东西？我能有什么那么重要的东西？



巴斯蒂安在考虑：难道说这位我根本不认识的人是在同我开玩笑？



赛 狗

前一段时间里，接连不断发生了好多事情，太多了。我还是按着顺序一件一件地说吧。但是在讲述之前，我得先把我的思路理顺一下。

通常情况下，我是不太注意房间里的东西是乱还是不乱的。卢克斯在我和他一起住的房间中间画了一条粗线。他那边收拾得干干净净，所有的东西都井井有条，放在应该放的地方。

而我的这一边则乱得一塌糊涂。衣服、书、本子、连环画册、铅笔，一些没有用的东西，掉下来的装饰画、图片、贴画，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东西，堆满一地，要有多乱就有多乱。拜罗·邦德各欢到我们房间里来，特别是我的这一边，它可以随便乱挖乱刨。挖累了，刨累

了，它就跑到卢克斯那一边，卢克斯抚摩着它，然后就在他的那张收拾得整整齐齐的床上睡上一觉。

另外，拜罗·邦德特别会在一片混乱中找到要它找到的东西。比方说，我指着一支彩笔对它说“找去！”然后它就在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东西中去闻，把它找到的所有彩笔都给我叼来放到我面前。

上个星期的周末，我和卢克斯、莉娜三个人都是在寄宿学校里度过的。莉娜的母亲是一家航空公司的空姐，又在飞往美国的途中。卢克斯的爸爸是一艘大型豪华客轮的船长，现在正在去非洲好望角的途中，而我的老爹老妈则正在挪威忙活着呢。

反正也已经习惯了，在寄宿学校里过周末，对我们来说也算不了什么。我们还有更多的时间同我们的神秘的小狗一起散步呢。

我们说拜罗·邦德是条神秘的小狗，有两个方面的原因：一是它受过一位特工人员的训练。这位特工人员把拜罗·邦德叫做零-零-乌夫，而且教给它很多叫人无法相信的本领。比方说，它可以用它的两条前腿发出各种不同的信号，还可以直挺挺地装成一只布料做成的玩具狗，以及装得像个床前小地毯那样平躺在那里，还可以按照命令放臭屁呢！

另一方面的原因，则是因为它的身份在寄宿学校